从古籍增佚角度看《列子》的自身重文现象

葛 剛 岩*

〈차 례〉

1.《列子》自身的重文现象
2.《列子》自身重文现象释析
3. 结论

【국문초록】

고서에서 흔히 重文 현상을 볼 수 있는데 이런 현상은 고서들 간에 존재하기도 하고, 고서 자체에 나타나기도 한다. 역대 학술사를 보면 수많은 학자들이 이런 重文현상에 대해 많은 관심을 가졌고, 그 중의 일부 내용에 대해 각자 다른 견해를 제시하기도 하였다. 그러나 이러한 현상은 비교적 복잡하기 때문에 오늘날 학자들이 관심을 가지고 연구해야 할 부분이 여전히 많다. 고대 학자들은 ≪열자≫에 나타난 重文현상에 대해서 서로 다른 견해를 제시하였으나 의견을 한데 모으지 못했다. 본고는 문헌 增佚의 시각으로 해석한 것으로서 같은 연구를 하는 학자들에게 조금이나마 학술적인 도움이 되기를 기대한다.

주제어: 列子, 重文, 古書, 增佚.

---

* 武汉大学 文学院, 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一、《列子》自身的重文现象

古籍文献之间出现重文，是很常见的现象，如《庄子》与《韩非子》、《说苑》之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新序》之间，《晏子春秋》与《韩诗外传》之间，《淮南子》与《论衡》之间，都存在这种现象。但同书自身出现重文，尤其是长篇幅的重文，则较为少见。《列子》中即存在这种情况。全书共有四章文字属于重文内容，分别为《黄帝篇》第三章与《仲尼篇》第六章、《黄帝篇》第九章与《说符篇》第九章。详见表一、表二。

表 一：

《黄帝篇》第三章	《仲尼篇》第六章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尹生闻之，从列子居，数月不省舍。因间请蕲其术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怼而请辞，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数月，意不已，又往从之。列子曰：“汝何去来之频？”尹生曰：“曩章戴有请于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夏脱然，是以又来。”列子曰：“曩吾以汝为达，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	子列子学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更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外内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则理无所隐矣。

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今女居先生之门，曾未浹时，而恕憾者再三。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履虚乘风，其可几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复言。

（为便于对照，文中重文内容有下划线。下同。）

表 二：

《黄帝篇》第九章	《说符篇》第九章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并流而承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棠行。孔子从而问之，曰：“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鼍鱼鳖所不能游，向吾见子道之。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并流将承子。子出而被发行歌，吾以子为鬼也。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齑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	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鼍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鼍弗能居也。意者难可以济乎？”丈夫不以错意，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夏出者，以此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

故，长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亲之，而况人乎？”

对于《列子》自身重文现象，刘汝霖解释说：“既由杂凑而成，所以不免有前后重复的话，又有时显出补缀的痕迹”[1]。刘氏的“补缀说”看似蛮有道理，但细细琢磨，还是会让人产生许多不解与疑问。既是后人补缀，那么这位补缀者为何要将书中已有的内容重新补缀一次呢？而且补缀的内容为何要出现一些改动呢？ 这些，刘氏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索。

当然，对于上述现象，还有其他人曾经做出过另外的解释，但各种解释都有各自的漏洞，难以令人为信。例如，马叙伦曾针对《黄帝篇》与《说符篇》之间的重文解释说：“崔述谓其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于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2] 对于马氏之说，我们有以下几点质疑：其一，“吕梁济水”与“河梁济水”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这一点比较容易识别，马氏以“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来作解，显得有些勉强；其二，如果说《黄帝篇》第九章与《说符篇》第九章之间还有些文字差异，勉强可以用上述理由作解的话，那么《黄帝篇》第三章与《仲尼篇》第六章之间的文字基本一致，又如何作答呢？马叙伦先生的说法难以解释这一疑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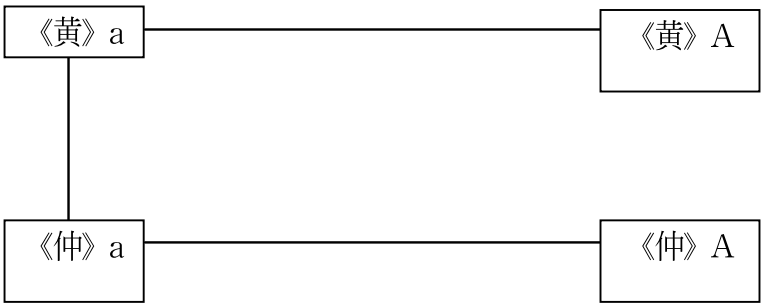
1) 刘汝霖《周秦诸子考》，文化学社1929年6月出版。

2) 马叙伦《列子伪书考》。

二、《列子》自身重文现象释析

经过对勘分析之后，我们对于《列子》中的重文现象，提出如下诠释：

在原本《黄帝篇》(我们称其为《黄》a)、原本《仲尼篇》(我们称其为《仲》b)一起流传时，出现了残损错简的现象，其中《黄帝篇》第三章的开头数句(从章首至“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句)和结尾数句(从“随风东西”句至章尾)已经完全损毁，无法补缺，整理者只能保存残留的中间部分，并在开头补以“子列子学也”一句，作为起首，结尾补以“如斯而已，则理无所隐矣”，作为结束语。这样《黄帝篇》原来完整的第三章内容(我们称其为C部分)，就成了只剩有中间部分的残文(我们称其为D部分,将损毁的内容称为E部分)。《黄帝篇》、《仲尼篇》出现了简文错乱现象(为便于对照，我们将残损后的《黄帝篇》称为《黄帝篇》A本，简称《黄》A；残损后的《仲尼篇》称为《仲尼篇》A本，简称《仲》A)，就需要重新判定归位。在将D部分归位时，整理者误将其置于《仲》A中，变成了我们所见到的《仲尼篇》第六章。参见下图：



因为世传《黄帝篇》、《仲尼篇》并非都只有一本，除以上出现错简的《黄》A、《仲》A之外，还应该流传有完整本《黄帝篇》、《仲

尼篇》，即没有出现简文错乱、残缺现象的《黄帝篇》(我们称其为《黄》B)、《仲尼篇》(我们称其为《仲》B)。两相比较，同样是《黄帝篇》，《黄》A比之《黄》B，有缺失内容C；同样是《仲尼篇》，《仲》A比之《仲》B，有增多的内容D。刘向校定《列子》时，对于重复的内容，只要文辞上有差异，都予以保留(这一原则，从《别录·晏子书录》中即可看出，“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黄》B中的C部分与《仲》A中的D部分，既有相同的文字，也有内容上的差异，刘向不敢轻易判其是非，也根据存疑保留的校理原则一概留存。这便造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重文现象：列子学术的故事既存于《黄帝篇》中，又见于《仲尼篇》中。

之所以有上述推断，原因有二：

其一，《仲尼篇》第六章确实存在残缺补缀的痕迹。

从结构上看，《黄帝篇》第三章，先是交代尹生从列子学术，由于急功近利而始终不得要领。然后引出列子的一段话，讲述自己学术的经过和体会。最后的结果是，尹生自知惭愧，不敢复言。有头有尾，故事连贯完整，浑然一体。反观《仲尼篇》第六章，开头“子列子学也”一句之后就讲述列子学术三年、五年、七年、九年所达到的效果，事出突然，交代不清，明显有残缺文字。再从文字内容看，《黄帝篇》第三章中，有叙述性语言，也有人物对话性语言。在列子对话性语言中，多处使用第一人称“吾”、“我”等。反观《仲尼篇》第六章，全章内容都是叙述性语言，但在其中却出现了同于列子对话性语言的第一人称“吾”、“我”，如“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更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口气与全文不合，也不符合语言规则，明显属于搬挪《黄帝篇》第三章内容后留下的痕迹。这一点，刘汝霖已有所体悟，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仲尼篇》‘子列子学也……’一段是由《黄帝篇》钞来，看中间‘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句，似乎是列子自己的话；但看‘子列子学

也’一句，又不像列子本人的话。我们由此可以悟出这段自‘三年之后’句下本是《皇帝篇》‘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一段的脱简，被张湛误补在此处，后来又觉得这段上面有脱文，就顺便添上‘子列子学也’一句，却不想到和后面的口气不合。”刘汝霖指出《仲尼篇》第六章乃《黄帝篇》第三章脱简所致，应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其二，从《列子书录》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佐证。

刘向收集的《列子》“内外书凡二十篇”，是《列子》内容的两倍还多，这就有可能收集到两篇《黄帝》、两篇《仲尼》，甚至更多。我们上述推测中认为，世传《黄帝篇》、《仲尼篇》都不只一本，刘向收集的篇数恰好证明了我们的推测。

再从内容上看，刘向收集的《列子》诸篇之间，确实存有章节内容重复的现象，“章乱布在诸篇中”。我们的推测中指出，刘向可能既收有《仲》A，也收有《黄》B，二者之间就存在内容的重复，《列子书录》所记印证了上文推测的合理性。

至于误置的原因，已经很难考定，但由重文部分的前后章节内容来看，还是可以做出解释的：《黄帝篇》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列子问学关尹的故事。《仲尼篇》第五章，开篇有言：“子列子既师壶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下文着力叙述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带领弟子拜访南郭子；二是反舍之后对弟子的训告。再看第七章，是关于列子求学方面的内容，主要讲述了列子与其师壶丘子辩“游”的故事。反观《仲尼篇》的D部分，也就是残缺之后需要重新归位的内容，主要讲述了列子学术的经过和感受。从内容上比较，将D部分归位于《黄帝篇》第三章或《仲尼篇》第六章，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处的前后章节，都是关于列子求学或教授弟子的内容。

《黄帝篇》第九章、《说符篇》第九章中的重文现象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黄帝篇》、《说符篇》简文错乱遭损后，整理者依据他书所载“河梁济水”的故事[3]对原本《黄帝篇》第九章的内容予以修补，但在归位时将修补后的此章内容误置于《说符篇》中。刘向校定《列

子》时，将《说符篇》第九章增窜的内容同样予以保留，这便造成了《黄帝篇》与《说符篇》重文的现象。

当然，情况有可能恰好相反：《说符篇》第九章的内容遭损，整理者根据他书所载"吕梁济水"的故事予以修补，[4] 并将此章内容误置于《黄帝篇》中。总之，重文现象的出现是与残损后的修补有着直接关联。

至于修补、改窜《列子》的时间的问题，存在以下两种可能：其一，可能发生在刘向校理群书之前。待刘向校理群书之时，对《列子》篇章内容的修补改窜已经完成，刘向根据存疑保留的原则，将重文内容留存下来。其二，也可能象刘汝霖所说，发生在晋代，由张湛所为，因为永嘉之乱时，《列子》确实有遭损重集的经历。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前者，认为修补改窜的时间发生在刘向校理群书之前。因

---

3) 《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十四章即记有相同的故事："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不能导，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难可济也。" 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子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夏出也。" 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成身亲之，而况于人乎？""

4) 《庄子·达生》中即有相同的故事："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说苑》卷十七《杂言》第二十三章也记有相同的故事："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鱼鳖不能过，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将涉之，孔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此悬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不敢过，黿鼉不敢居，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错意，遂渡而出。孔子问：'子巧乎？且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夏出也。"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于人乎？""

为，由张湛《列子序》可知，西晋永嘉时期，《列子》一书在转运江南过程中，确实有遭损散乱的情况发生，“及至江南，仅有存者。”但在避乱过程中，《说符篇》始终没有遗失，“《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由张湛《列子序》所记，也看不出《说符篇》有散乱错简现象，所以不可能发生与《黄帝篇》窜简的现象，也就不会出现误置的情况。

三、结论

古籍中或古籍之间的重文现象非常常见，它给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所以对这些重文现象予以客观科学的注解分析，就显得极为必要。在解决此类学术问题的过程中，文献学是较为重要的基础方法，尤其是文献流传过程中的增补佚失现象，对我们解决此类问题，极具启发意义。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对《列子》书中的重文现象做出新的释析，希望能给同仁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点思路上的启示。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刘汝霖著,『周秦诸子考』，文化学社, 1929.
陈寅恪著,『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陈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 商务印书馆, 1936.
张心澄著,『伪书通考』, 商务印书馆, 1939.
张舜徽著,『周秦道论发微』, 中华书局, 1982.
余嘉锡撰,『余嘉锡说文献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黄云眉著,『古今伪书考补证』,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严灵峰著,『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 中华书局, 1991.
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黄卓明著,『诸子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马达著,『<列子>真伪考辨』, 北京出版社, 2000.

Explaining the Variant Phenomena of Repeated Texts in Lie Zi from the Angle of Compil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Resources

Ge, Gang-Yan

Phenomena of repeated texts is more common in the ancient literatures. It includes repeated texts between ancient literatures or repeated texts in an ancient literature.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past dynasties, there are many scholars showed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in the phenomena of repeated texts. Meanwhile, they also provided variety of different explanations for some parts of the phenomena.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 of the phenomena, there are many contents still need to be concerned by scholars today. Lie Zi also has variant phenomena of repeated texts. Some predecessors have also proposed different views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of repeated texts in Lie Zi but they were hardly be convinc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such phenomena from the angle of compil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also to inspire the fellow scholars possib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ie Zi, repeated texts, compil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葛剛岩
소 속: 武漢大學 文學院
주 소: 경북 경산시 대동 214-1 영남대학교 외국어교육원 104호
전화번호: (053)810-1566
전자우편: gegangyan@163.com

이 논문은 2012년 11월 11일 투고하여
2012년 12월 14일까지 심사 완료하여
2012년 12월 24일 게재 확정함.